五禮通考

二百四之五

1.163
91

新會圖書
越後三浦宗泰君遥贈此書以為其先妣記念讓歸明治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七十七

體國經野

書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錐指傳曰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蘇氏曰逾者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渭案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蘇氏云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也導山時尚未施功先儒皆以此爲通水曰導山之

澗谷而納之川殊失經旨汧縣今屬鳳陽府之隴州
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岍岐荆並在河西渭北禹首
導此三山而逾河以抵壺口則冀州之所先治者其
規畫早定于胸中矣　岍一作汧說文有汧字而無岍字汧縣唐爲
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焉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
漢志以吳山爲雍州山是吳山即嶽山也爾雅河南
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朱長孺云商周之世疑以
岍爲西嶽故也爾雅職方皆名嶽山吳山漢志雖云
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
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
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
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
漢志爲正蘇傳引晁氏說又謂今隴山天井金門秦

嶺皆古之岍山不知何據　漢志美陽縣下云禹貢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詩曰率西水滸至
於岐下又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是也水經注岐水
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
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
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今案岐山
一名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國語周之興也鸑
鷟鳴於岐山故俗呼爲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
所稱周原膴膴者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岐山
縣東北四十里　荆山有三一在雍域襄德北條之
荆大禹鑄鼎處也一爲荆豫界臨沮南條之荆卞和
得玉處也一在豫域與禹貢無涉漢郊祀志公孫卿
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案唐志虢州湖城

縣有覆釜山一名荊山元和志山在縣南即黃帝鑄鼎處晉灼以爲在馮翊懷德縣非也湖城元省入閿鄉縣山今在縣南二十五里縣屬河南府陝州韓愈詩云荊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李商隱詩云楊僕移荊山即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壺口雷首至於太岳

錐指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霍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渭案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蒲坂今爲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漢縣舜所都也餘見冀州

明氏渭曰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唐風采苓采苓之顛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言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志云帝采首山銅即此亦稱獨頭山闕駟曰首陽山一名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襄山穆天子傳云登薄山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乙天子傳云登薄山實蛉史記封禪書云薄山也又名堯山漢志蒲反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二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南薄山也又名伾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亦

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陽山湯伐桀升
注在河曲之南即此也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
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亡今河
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
條山渠猪山獨頭山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
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南十五里山狀而長西起
雷首迤邐而東直接 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
解州安邑夏縣聞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小之北
有數峰攢立拱對州城在州南十五里中尚旁下俗
名爲筆架山又南五里爲八盤山又南十里爲麻谷
山又南爲鳳凰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相對爲中條
南麓盡處今據雷首之脉爲中條亡盡八亘曲三百
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而北抵太岳

也 太岳曰
十里及岳陽耳
周禮冀州山鎮
東冀州山是也爾雅西方之美者有
稱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
霍山名今在河水晉史記周武王試
紂使北方還無斤乃爲壇於霍太一云
經注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亳邑也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太
岳廟 世靈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
西南稷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元和
太岳在霍邑東三十里今州治即霍邑
云山高百餘 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

八名霍太山在平陽
九十里趙城縣東
山漢志河東彘縣
入逕
霍山
城也
趙城
命焉水
彘水合
吳山

陽壯跨靈石之中鎮渭案隋開皇十四年
霍山爲冀州鎮之號曰中鎮蓋即上之
也降而爲北嶽歷代因之壓耳閻百詩云嵩
崧然而尚者維天地之山非以太室
崧高也爾雅漢於三百篇後緣此
嶽史公又出爾雅後并補注亦
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亮
禮太室易曰窈高中岳亦益顯
曰然則周亦無中嶽乎曰蓋州鎮
中岳矣觀職方河內曰蓋州鎮
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知五嶽之
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迄周亦悉不改
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于灊霍山者乎

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
徧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
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雜以嵩高忘却大司樂注
殆由未善讀崧高之詩也哉

蕙田案閻氏以太岳即古之中岳其說甚辨
底柱析城至於王屋

錐指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正義曰地
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
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在大陽闕東析城之西渭
案濩澤今爲山西澤州之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
十里垣縣今爲平陽府絳州之垣曲縣其故城在縣
西四十里大陽今爲解州之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
北皆漢縣也大陽關在今河南府陝州東王屋山在

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地理今釋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

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錐指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也渭案山陽今爲河南懷慶府之修武縣其故城在縣西北上曲陽今爲直隸真定府定州之曲陽縣其故城在縣西地理志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有王屋山東北有太行山山陽縣北有東太行山墜王今爲河內縣其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孔疏引山陽而遺墜王非也恒山北岳在今曲陽縣西北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逾河爲禹渡河則入海亦禹涉海也

地理今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

胡氏渭曰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亦可故陸氏兼存之太行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云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漢志以在墜王者爲太行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峰乎又案金史地理志云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則此

山實起於濟源益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迤而
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
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
州界中皆有太行山延袤千餘里焉林少穎曰太
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程
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爾朱子語録曰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
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舜典
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傳云北岳恒山周禮正
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注云在上曲陽爾雅恒山
爲北嶽管子曰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漢書恒山北岳
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有祠并州山張晏曰恒山
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　大同府渾源州南二

十里亦有恒山水經注云崞縣南面元嶽即此山也
州本漢屬門郡繁峙崞二縣古北岳恒山歷代史志皆云在上曲陽並
無異論自宋世以恒山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因廢
曲陽之恒山而指此爲禹迹近志謂與在曲陽西北
者實一山然州距大茂約三百餘里雖或峰巒相接
未可强合爲一也北岳在曲陽又何疑焉閻百詩云
後之建都于燕者以爲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於方位
宜余案孔氏詩崧高疏曰若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
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
居蒲阪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祠乎此名
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
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以
對事遂寢明宏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北岳

當改祠渾源下禮部議侍郎倪岳持不可乃止修渾
源州舊廟而祭祀仍在曲陽神宗十六年大同巡撫
胡來貢疏請改北岳沈文端鯉爲宗伯覆疏詳駁議
者口塞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錐指〕傳曰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
華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冀縣
南鳥鼠東望太華大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曾氏
曰岍與西傾皆北條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
岍渭案今鞏昌府伏羌縣南有冀州故城即漢縣也
西傾鳥鼠太華並見前西傾在鳥鼠之西南鳥鼠渭
水所出朱圉太華皆在渭水之南

〔地理今釋〕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錐指〕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曰地理志
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嵩高山在潁州崇高縣
古文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
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
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朱氏鶴齡曰凡言至于
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遠故曰至于則陪尾
亦應遠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其爲徐州
之陪尾明矣渭案盧氏今屬河南府密高今爲登封
縣地平氏今爲南陽府桐柏縣其故城在縣西北四
十里安陸今屬湖廣德安府泗水今屬山東兗州府
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也

地理今釋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晉上洛縣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爲非非也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栢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案孔傳云淮出桐栢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

胡氏渭曰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嵩高罳奉邑名曰崇高地理志潁川崇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嶽外別言之亦可見嵩高時不爲嶽矣爾雅嵩高爲中嶽蓋後人所附益耳後漢書熹平五年復崇高爲嵩高韋昭曰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五里嵩高其總名也元和志云嵩高山在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唐改陽城縣曰告成其故城在今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登封縣北八里高二十里周一百三十里少室山在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六十里周三十里潤案古時皆指嵩高爲太室而韋昭戴延之則兼二室並稱然前賢題咏猶以太室稱嵩山而少室則仍其本

名故有嵩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壯跨鞏縣綿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爲峻極峰左右列峰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峰三十六先儒皆以嵩高爲外方金吉甫曰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此說非是嵩高當禹時未爲中嶽即爲中嶽而仍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一例理無可疑且陸渾方山亦何以知其爲外方乎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兼五嶽言之爾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邢昺疏云李巡曰高大曰崧此則山高大者自名嵩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是亦不以詩之崧高爲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字或爲崧則二字通作一字世遂以降神生甫專歸之中嶽文士錯解貽誤至今間有能正之者反以爲非也

導嶓冢至於荆山

〔錐指〕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案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南漢漳臨沮地有荆山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

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顏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其山（養與漾通或作漾）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壽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

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地理今釋〕荊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荊山九州之險指此

內方至於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

〔錐指〕傳曰內方大別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地理志云葦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案預解春秋云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蔡氏曰內方

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案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注所謂翼際山也左傳定四年自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云江水東經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

〔地理今釋〕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

錐指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曾氏曰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嶓冢也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峋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渭案岷山地理志云在蜀郡氐道徼外漸氐道今爲四川松潘衛山在衛西北衡山縣本漢湘南縣今屬湖廣衡州府唐志衡山縣有南岳祠元和志云岳廟在縣西三十里衡陽今府治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尉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鬬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即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悉州治東至冀州一百九十里今體溪營西有冀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嶓山王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即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

成都即龍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
鵞村其尉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
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
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
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縣虒郪江原三
縣地周武帝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
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
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絶灌縣青城山乃其第
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葢即青城矣一
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
今衛治即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
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
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

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
徑衍起伏西南走蠻雋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
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
隨地立名者耳此説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
不可以湔氏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壯起於溢樂實
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
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
直氐道西徼外者也　舜典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
傳云衡山也後漢志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
南劉昭曰郭璞云山別名岣嶁湘中記云遥望衡山
如陳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迤不復見水經注云湘
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
容峰此處恐有脱誤臧弘之荆州記云衡山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一名芙蓉容峰最爲竦傑自遠

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嶽麓在長沙故唐志潭州湘潭縣有衡山長沙記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爲最高韓退之曰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顧璘游衡山記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襟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光

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錐指傳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正義曰地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傅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渭案漢志傅易山傅讀曰敷今注疏本作博字之誤也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其說蓋近　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渭案唐武德八年　潯陽縣置蒲塘驛後改爲塲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令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爲漢歷陵縣不知何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邪黃子鴻深疑之嘗爲之辨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餘汗鄡陽俱割屬鄱陽郡

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也因
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爲是且曰吳志歷陵有石
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
也今案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
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
三里三國吳至隋皆爲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
府城西當即爲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
星之畔也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體故
謂之傳陽山猶疆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
爲二處非也　宋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
原者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
脉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
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
宜耳又咨陳泰之書曰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
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
所過之水又非今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爲敷淺
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金吉甫云敷古
文作傅傅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
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
淺原之名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亘一二不過山中高
平之地耳若此者不一而足安得舉體而名之曰原
王耕野云敷淺原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
則必平曠之地不與　高山可知近朱長孺亦云傅陽
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也朱子疑庳小不足表識繹
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蓋傳陽在古本高平之
地後人名之爲山耳導江漢之山至別敷淺原而

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一煩殫力隨刋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邪此說是也今案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呌傴僊化星子二縣之境南唐改尋陽縣曰德化今為九江府治宋升德化之星子鎮為縣今為南康府治縣落星石得名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今在城南五里湖中梁書王僧辯破侯景于落星灣即此地星子舊以為漢鄡陽地然鄡凹故城在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鄱湖之東北則都昌為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即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益柴桑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今為德安縣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漢柴桑地西連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焉而歷陵與鄡陽六屬鄱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唯星子可以當之歷陵故治當在湖西今星子縣地其境則跨湖而東宋元嘉初廢歷陵蓋舉石印以東併入鄡陽而其西則併入柴桑故星子鎮屬德化耳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無奇選勝者所不道而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耳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又不即以高山為平原犯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為少優云

地理今釋敷淺原蔡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為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據為疑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

蕙田案敷淺原漢志以為豫章歷陵縣之傅陽山水經亦云在歷陵縣西南後世求歷陵者或於鄱陽皆無定論獨朱子欲以廬山當敷淺原蔡九峰書傳主德安而兼

存朱子之說蓋疑而未決胡朏明錐指前後亦有兩說然當以後說爲長蓋以星子當歷陵既與漢志相合而孫放廬山賦亦云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則敷淺原實當爲匡廬之支隴朱子之說本非無據至德安之傅淺原出於後人附會而鄱陽則又無山可以當之皆不足信

導弱水至於合黎

錐指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元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案導亦循行之謂與導河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礙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爲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刪丹縣即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

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縣延而西接高臺鎮彙二所界

餘波入於流沙

錐指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北其餘波以被於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於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案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益時遇行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即居延澤漢志）

古文以為流沙

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錐指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於三危即曰入於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

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渭案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地理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元云南當岷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爲即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爲的姑存備考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寧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禿國入南海

案金沙瀾滄一爲梁州之黑水一爲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真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彝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達賴喇嘛界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益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

源委也　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縣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南廣今南溪縣）北至僰道入江（今敘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羅些城在今麗江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今打冲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

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于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在（書疏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要知禹貢導川之三危必在河之南非竄与苗之三危也）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邪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

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玄奘元世祖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於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内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説有折衷矣

李氏綏黑水攷禹貢之水不趨東海者二弱水西行而黑水入南海也程氏論黑水三條未能得黑水之實其駁隋志扶州黑水既合白水注嘉陵江以入岷江與禹貢入南海之文全異自不得指爲禹貢之黑水也其駁孔氏頴達所引酈氏水經注則實未審漢四郡之形勢與黄河經行之地孔氏之説雖有可駁而所駁之者未中其窾則孔固失矣而程亦未爲得也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程氏謂其説雖出訐慎而道元增益以入南海向入南海乃禹貢本文增無害也杜佑誤合於南海之符黑水則佑自失耳酈不失也孔氏疑黑水不能越黄河而南謂自積石以西河多伏流故得越河入南海程氏詆其巧而駁其誤謂張掖者甘州而燉煌者沙州甘沙之水皆入積石河河流既東已非南向又河源出于闐南山之北是山岡麓東行南接秦隴直達長安幾近萬里何理可以越之而入南海至河之下流與甘沙對岸爲秦河南地其大川爲洮洮既壯入於河縱有伏流不能

逆行南上其說似辯而實非也考漢武所開四郡並在黃河之西惟武威爲今涼州與黃河稍近由涼州西北行至甘州去黃河已一千四百餘里又西行四百餘里爲肅州則漢之酒泉也去黃河近二千里由肅州出嘉峪關西北行千三百餘里而後至哈密由哈密西北行八百里而至吐魯番吐魯番西二百餘里爲王門關又西二百餘里爲陽關考漢書燉煌郡所屬龍勒縣陽關王門關在其地杜林以燉煌爲古瓜州地生美瓜則舜竄三苗之地所謂與宛姓之戎同居瓜州者也瓜州之西爲沙州唐書稱沙州燉煌郡黑水所經之三危山在焉今方輿路程圖河源當西十九度而陽關當西二十六七度之間是黑水所經在河源崑崙西偏千六百里之遠距黃河東北行之道已二三千里若洮河在陝西內地則相距六七千里矣蓋黑水在甘州發源時已與黃河下流相遠其流至三危則繞出河源崑崙之西河流已無庸度越況洮水與秦隴諸山又豈能限之也哉至謂甘沙之水並入積石河則甚不然沙州之水距黃河絕遠固無入黃河之理即甘肅之水亦無入黃河者攷古地圖甘涼之間惟浩亹水由湟水入河今方輿圖所載惟涼州以南有大通河及莊浪河由苦水堡入於黃河而已若涼州以北則皆西北流無入黃河者況甘沙二州之水絕遠者哉古今山川異名固難求其必合然方隅形勢猶可尋也張掖雞山之水漢唐諸史俱無其名以今方輿路程圖攷之甘州惟有一大川名曰黑河發源於馬營墩堡山中西北行四百餘

里至古城堡抱甘州城東北歷黑泉諸堡西北行六百餘里至金塔寺堡出長城外北行四百里至都崑崙河又百餘里入於索科鄂謨鄂謨者池澤之名疑即舊圖所謂蒲昌海者其地在哈密之南瓜州之東甘州之水無大於此者既有黑河之名所歷又以黑泉名堡豈即許慎所謂雞山黑水者耶或疑其水既西北行又入於沙澤無入於南海之跡未敢遽指為禹貢之黑水然三危之山漢書唐書咸以為在燉煌燉煌為古瓜州地三苗所居實生美瓜今瓜之美無出哈密右者蓋哈密即古瓜州也其西有大鳴沙山至唐武德二年始分為沙州而以燉煌為之屬縣三苗三危既在其地則舍甘州黑河別無所謂禹貢之黑水矣其水雖入於沙澤無南行之跡然甘肅瓜州之地數千里皆沙也地稍低者即匯為澤而水入焉案舊輿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河南流為潞江至永昌騰越境內稱為南金沙江由阿𠯿緬甸入於南海其水盛大深黑人有稱為黑水河者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則嘉湖即今西番大池名哈拉努爾色楞格者其水流為大川南行千九百里經鄂欵拉達巴罕名黑水江入怒夷境又南行六百里入雲南境經怒山之西更名怒江又南行八百里經永昌府西境更名潞江又南行三百里至潞江安撫司其地當騰越州正東三百餘里皆雲南內地土人稱為南金沙江自騰越西南行三百里入阿𠯿界經緬甸凡千餘里入於南海若以甘州黑河為黑水之源此黑水江為黑水之委則北起雍州之西北

南盡梁州之西南其為二州之界可無遺憾而三危三苗俱在瓜沙二州更無疑竇若疑甘州黑河既西北流其入沙之地當經度之四十一度而嘉湖當三十一二度中間相距近二千里入彼出此恐難確定然沇水逾河至溢為滎澤又出陶邱北東西相距六七百里其水無色可辨神禹尚能定其為沇水所溢況黑水與他水不同顏色深黑南北相望禹豈不能確定其源流乎程氏大昌以葉榆水指為黑水謂榆葉漬水而黑固出臆揣數千里大川豈木葉所能黑滇池黑水祠去勞虜諸水甚遠考水經葉榆澤在漢益州郡葉榆縣經不韋縣入牂牁郡過交趾麋泠縣入海自源竟委無一字及於黑水似難憑信不韋為古哀牢國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益即所謂瀾滄江

也其水弧一番阿克必拉疑即古之勞水南行千六百里始名瀾滄江迤蒙番東境又南行千里入雲南小甸又南行八百里經永昌府西境則哀牢山在焉又南行千六百里經永順威遠二府至車里宣慰司名九龍江入阿禿老撾二國境入於南海其水源委甚長似足以當黑水然自發源以至雲南行三千餘里並無黑水之名至西洱河來會洱河之源始稱黑水其源近出雲南與雍州絕遠中隔岷峨諸山亦無與甘州黑水相通之理必非禹貢之黑水程氏乃以為足界兩州誤亦甚矣程氏又謂葉榆在蜀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類以為與三危之敘三苗相應則其誤尤甚夫三危之在燉煌三苗之在瓜州自古訖今別無異說燉煌瓜州在雍州西北

宕昌在雍州西南相去二千餘里妄指宕昌以爲三苗又用三苗以影附三危豈有當哉禹貢謂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河者龍門之河以其在冀州之西也然西河僅足界雍州東面若以葉榆瀾滄爲黑水遠在雍州西南境外是雍州西北南三面俱無疆界必不然矣如以絶無黑水之名之瀾滄江爲足以當黑水又不如徑指潞江爲黑水其源流既與瀾滄相等又實有黑水江之名尚略有依據也

右禹貢隨山濬川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惠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僕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七十八

體國經野

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錐指〕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而上積石而下禹功所不加也

南至于華陰

〔錐指〕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州壯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壯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壯也

東至于厎柱

錐指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案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又東至于孟津

錐指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渭案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内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錐指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於大伾而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鄭元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北趨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巳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叙則黎陽實爲愜當而成皐則爲太早也渭案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内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皐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罨一

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北過降水至於大陸

雒指傳曰降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於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

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

地理今釋降今本作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矣

胡氏渭曰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邱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頓邱在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邱故城本衛邑）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在今濬縣西南即淇門渡也）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邱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元和志顓頊陵在頓邱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在濬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東幸城西（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也（即漢志清河）今案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

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遥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頴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案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即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竹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沐邑蓋誤以武乙爲武丁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祠東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北七里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爲順德府益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於亳殷書序祖乙圮於耿作祖乙傳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首以圮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圮於耿下脫遷於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之故道也

又北播爲九河

雒指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渭按徒駭與胡蘇分水八枝皆在兗域

同爲逆河入于海

〔雒指〕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渭案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蕙田案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廿九字中盡豫兗冀三州境内河所經行處矣洛汭在孟津之東即今鞏縣洛水從南來入河處也大伾在今濬縣浚水即清濁二漳水肥鄉曲周之境漳水入河處也大陸地名亦澤名在今鉅鹿縣河從此東北行即分而爲九九河在周已無其跡今著書家旁稽博考畧得其槩終不能一一實指其地惟北爲徒駭即經流南爲鬲津當不謬耳逆河即九河會爲一河入海處以海潮逆上故名當在今天津以東久爲海水所沒無其地矣禹河初行之地此止就孟津以下言之在當時爲冀豫兗三州之境以今地理言之則洛陽鞏縣原武陽武胙城皆在河之南濬縣内黄魏縣元城南宫冀州皆在河之東衡水武邑交河滄州又在河之南武陟獲嘉新鄉皆在河之北衛輝湯陰彰德臨漳成安肥鄉曲周鉅鹿新河皆在河之西東鹿深州武强獻縣大城青縣天津皆在河之

壯此神禹初平水土大河所行境界也

附黃河考

河源發于崑崙

禹貢曰導河自積石司馬遷云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今曰河源發於崑崙者從其可信者言之也爾雅河出崑崙虛東北陬水經注亦曰崑崙虛河水出其東北陬水所出自古言河源者皆推本于崑崙（史記大宛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漢書西南夷傳河有兩源一出于闐鄭樵遂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其正源自崑崙又山海經洛書緯及扶南傳皆曰河出崑崙）唐史長慶中劉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橋（亦曰洪濟城在陝西西寧衛）西南行千三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今在西番朵甘衛）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

摩黎山東距長安萬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水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汙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今西番火州境有莫賀城）隱測其地益劍南之西元志至元十七年命招討使都實求河源實還報謂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登高望之如列星然是爲星宿海也（番名火敦腦兒）羣流奔湊連滙二澤（番名阿剌腦兒）東流曰赤賓河益引而東凡二三百里羣川次第流合焉其流浸大遂名黃河然水淺可涉又東一二百里岐爲九渡河通廣五七里又東五百里水益濁土人抱革囊乘馬以渡自是經兩山峽間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至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番名亦耳麻不剌譯言騰乞里塔）其山最高多積雪即崑崙也自

九度水至崑崙約二十日程崑崙山麓綿亘五百
里河隨山足而東（河源考河水北行至崑崙轉西北流又折而過崑崙北乃折而東北流）又東北
流千餘里有細黃河自西南來注之（番名納鄰哈剌）又東北
四五百里至貴德州（在西寧衛西南）又四 ㄩ餘里至積石州
即禹貢導河之處矣自發源入中國計六千餘里
南北溪澗絡繹灌注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鮮少
山平水漫其東益高地漸下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焉王氏鏊嘗言天下之
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漢張騫歷
西域諸國甚久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
濱四萬里分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
未覩所謂崑崙者元使所言何崑崙之近乎恐未
可以一人之言廢千古之論也夫張騫固已鑿空
甘英亦非專使考劉元鼎之說參以都實所見河
源庶幾可攷又曰河源本在西南張騫求之西北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歟

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
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
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漢書地
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為崑崙在臨
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
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
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吐之
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
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

謂崑崙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閒葢即今之枯爾坤也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
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
譯言騰乞里　即崑崙也案此即今蕃語所稱阿
木你馬勒産母孫大雪山也在星宿海東其山縣
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峰最為高大黃河經其南又
遶其東北梁寅所謂河遶山之三面如玦然者但
如其言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似未為的　案地
圖河出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
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六小千百泒錯列如星
星宿海也滙為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
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也
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
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

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
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
不可勝計繞乃木你馬勒産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
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
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跲克圖哀俄羅濟
一、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
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
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
界七　凡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
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

明氏渭曰崑崙國名葢附近崑崙山者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穆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

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璣鏤錦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元昌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亦所謂崑崙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渭按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甚明西域吐蕃未知孰是吐蕃悶摩黎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甚便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深信西域之崑崙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難盖崑崙與析支渠搜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境三國鬨風慕義爭先入貢其過化存神之妙有如此也

蕙田案崑崙國見于禹貢而崑崙山爲河源見于山海經爾雅淮南子凉土異物志桑欽水經若其得之目擊者則唐書吐谷渾傳載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次星宿川望積石覽觀河源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則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餘里河源在土番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塔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劉元鼎所見悶摩黎山盖即今之枯爾坤也由此觀之則崑崙山當以唐書吐蕃傳爲定盖在西域之西南明人夏西戎即唐吐番今之西番也禹貢崑崙亦支渠搜顏氏云崑崙國盖附近崑崙山者崑崙即在雍州之外則劉

元鼎所云東距長安五千餘里者近是而非
如山海經水經所云矣案山海經之言崑崙
也一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西南四百
里曰崑崙之邱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
里地之中也蓋山海經多出僞撰止因禹言
有崑崙之名而附以荒誕不經之語水經叙
又因山海經而附會之與史記禹本紀去嵩
高五萬里者皆與大荒經相類乃胡朏明一
一求其地以實之愚矣

觀承案爾雅河出崑崙墟此言原不謬崑崙
析支渠搜本見於禹貢所謂河源於崑崙者
即此崑崙也導河只云自積石者就施功之
始言之非以爲源也西戎在崑崙之域者即
以山名其國但崑崙甚大綿地甚遠後人窮
河源而以爲是星宿海非崑崙不知仍在崑
崙之域耳崑崙第統言之星宿則別言之其
實一也故唐書吐谷渾傳及吐蕃傳劉元鼎
所言爲得其實而元史地理志都實求河源
亦隱與之合也蓋崑崙即在雍州之外劉元
鼎所云東距長安五千餘里者近是若山海
經及史記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者皆荒誕
不經之論而禹貢
之亦宜鑿附會之甚已

至積石而入中國

更一一求其地以實

積石山在西寧衛西南百七十里大河經其下即禹迹所陟

胡氏渭曰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黄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

又東經河州城北

元志大河自積石州東流循河而行五日至河州是也今大河經州北六十里有大安鄉關關在州西北百里

夏河經州東三十里又北入于河大夏河或云即漯水至蘭州境入河

又東北流經蘭州城又東經金縣北

大河自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境其西則湟水合浩亹河流入焉其南則洮河流入焉又東北經州城境二里金城關在焉四河津之要隘又東北經金縣北而入亂山中危湍仄澗凡二百餘里

又東北經靖虜衛北又東北經寧夏中衛南

大河自金城亂山中而來瀉落平川奔流洶湧烏蘭橋之險在焉又東北出衛城北一里山峽險隘河經其中懸流數仞又東北二百餘里經寧夏中衛南十五里地勢稍平而河流益盛矣

又東北經靈州所北又東北經寧夏衛東南

大河自中衛而東幾三百里經靈州所城北其地亦謂之河曲葢河自積石至中衛大抵東北流中衛至靈州所正東流由靈州至寧夏則葢折而北故曰河曲也經寧夏衛東南四十里葢引而北入廢豐州界

又東北入榆林西境出塞經三四　降城南又東折而南經榆林之東

大河在榆林衛北千餘里自寧夏衛東北流六百餘里經古豐州之西又北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三城相距凡八百里至廢東勝州西廢東勝州在山西大同府西境大河之濱與榆林東故勝州隔河相望正當大河折旋之處乃折而南其西則榆林之東境

其東則山西大同府朔州之西境也又南至黃甫川黃甫川僅在榆林東境西為延安府府谷縣境東為太原府河曲縣境其間回環曲折幾三千里古為朔方地今謂河套

又南經府谷縣東又經神木縣南而入葭州境經州城東河之東岸為山西河曲縣及保德州暨興縣之境

大河在府谷縣城東百步西南流入神木縣境經縣南三十里又南經葭州城東一里而山西之河曲縣北去黃甫川二十餘里隔河相望也西南去府谷百餘里縣濱河為險而保德州西臨大河與府谷縣隔河相對府谷在黃河東北岸保德州在黃河曲南岸河自黃甫川而下皆迤邐西南流也又南百五十里則岢嵐州與縣也縣西去大河五十里與葭州濱河為界

又南經吳堡縣綏德州東河之東岸為山西之臨縣及永寧州寧鄉縣之境

大河自葭州而南八十里經吳堡縣城東一里又南百六十里經綏德州東境西去州城百二十里而山西之臨縣北去大河二十里與吳堡縣接界永寧州則西去大河百十里志云自州城渡河至綏德州二百五十里寧鄉縣西去黃河七十里皆綏

德州濱河爲境也
又南經青澗縣東又南經延川縣及延長縣東河之南岸爲山西石樓縣及永和縣大寧縣之西境
大河在青澗縣東百里無定河自西北流入焉又南經延川縣東四十五里又南經延長縣東三十餘里而山西之石樓縣西距大河百里永和縣西距大河五十里西北接延川縣境與宜川接界孟門山壺口山皆在其地爲河津里西北接延長縣境大寧縣西距大河七十五里大河津流相通一葦可航也
又南經宜川縣東河之東岸爲山西吉州及寧鄉縣之西境
大河在宜川縣東八十里而山西之吉州西距大河七十里與宜川接界孟門山壺口山皆在其地爲河津險要又南爲寧鄉縣西距大河八十里又西南接韓城縣界緣河兩岸羣山列峙稱險固焉
又南經韓城縣東又南經郃陽縣東河之東岸爲山西河津縣及滎河縣臨晉縣之西境
大河在韓城東北八十里龍門山在焉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呂氏云自春秋以後河患之見于史傳蓋始于此又南流經梁山東山在韓城縣南十九里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即此矣又南經郃陽縣東南四十里而山西之河津縣即古耿邑也商祖乙都耿圮于河水書有盤庚之誥是矣今縣西去大河三十里亦有龍門山與韓城之龍門對峙所謂禹鑿龍門河經其中者非與又南經滎河縣城西城去大河不及一里汾水自西北流入焉又南經臨晉縣西三十

里渡河而西又三十餘里即郃陽縣也（臨晉有吳王渡郃陽有荼峪渡）

（俱河津濟處）

胡氏渭曰以上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又南經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而渭水入焉河之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過雷首山西乃折而東也

大河自郃陽縣南百二十里而經朝邑縣東三十五里河濱有臨晉關（西去華陰縣四十里）又渭水流經華則華山當其衝潼關在焉又南五十餘里至華陰縣境陰縣北至縣東北五十里而入于河即禹貢導渭入河處也而山西之蒲州夫河自臨晉縣境南流五十餘里經其西門外有蒲津關亦曰臨晉關與朝邑縣臨津關夾河相對爲自古設險之處又沐水流入焉經雷首山西（山在蒲州南二十五里）之河曲春秋時秦晉戰于河曲是也河流自東勝州折而南幾千八百里自壺口龍門以至于潼關兩岸重山翼帶深險而華山復橫亘其南岡巒盤固河於是復折而東河山之勝甲天下矣

胡氏渭曰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又曰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

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闕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消除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消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又東經闕鄉縣又東經靈寶縣北河之北岸爲芮城縣南境

大河在闕鄉縣北七里又東經靈寶縣北十里而山西之芮城縣負山面河南距大河二十里與闕鄉縣夾河相望三十里葢河自雷首西麓而南經芮城西二十里稍南即折而東芮城當其曲折之間而闕鄉縣亦爲大河東折之衝東至靈寶縣七十餘里西距潼關六十里踞高臨深爲險塞

又東經陝州城北又東經澠池縣及新安縣北河之北岸爲平陸及垣曲縣境

大河在陝州城北自靈寶縣東流六十里至州城西北三里大陽津在焉亦曰茅津河津要地也又東四十餘里爲底柱山控扼中流波濤怒湍舟船經此稱

爲艱阻又東百餘里經澠池縣北境大河南去縣城六十餘里又東百里爲新安縣境大河南去縣城四十餘里陵阪陂陀津途遥隔故二邑無濱河之稱也而山西之平陸縣城去大河東南距陝州不過五十六里南北往來常爲津徑又東二百餘里至垣曲縣南二十里岡阜逶迤與河南岸兩相倚阻皆利涉之所也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東至底柱之所經也

又東經河南府北河之北岸爲濟源縣南境

大河在河南府城北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北邙山在府城北十里層巒疊阜屹然保障志云大河自芮城閿鄉縣而東河之北岸則中條以接王屋南岸則崤函以接北邙夾河翼帶並趨而東雖底柱扼塞中流而旁無潰決之患則以崗陵包絡有自然之險固耳

而濟源縣南距大河七十里西鄰垣曲南衛洛陽唐史聖歷二年河溢湮濟源民舍千餘家或以爲山水暴發非河患也

又東經孟津縣北河之北岸爲孟縣南境

大河在孟津縣北五里北岸至孟縣三十里今孟縣西南至孟津縣五十餘里蓋嘉靖中孟津益徙而西也即古之孟津也河橋在焉河陽三城置于此宋史乾德二年孟州水漲壞中潭橋金史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王村今山東濮州治也孟州即今孟縣南京即今開封府蓋下流壅故倒灌上流也明嘉靖十七年河漲孟津縣圮于水蓋河自孟津而上多循山麓行至孟津兩岸平濶河勢漸張潰溢之患于是乎見端矣夫決在下流河之患猶淺決在上流河之患乃深孟津河行平陸之上流也河患及此下流之

壅閼必日甚橫決必且益多矣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入焉河之北岸爲温縣之境濟水入焉

大河在鞏縣北十里西去孟津縣八十里洛水自西南流入焉

又東經温縣南二十里濟水入焉導川里道紀自鞏縣東北至温凡四十里宋太平興國二年河決孟州之温縣葢河既出險就平復南納洛川之注北并濟水之流縱橫震盪勢不能已疏道無方鞏洛而下禹貢舊迹安得不月異而歲不同哉

又東經汜水縣北又東經滎陽縣北河之北岸爲武涉縣之南境

大河在汜水縣北一里里道紀渡河西北至温縣二十五里又東經滎陽縣北二十五里洪武十五年河決滎陽命修塞之正統十三年河復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在山東東阿縣潰沙灣東堤沙灣在山東東壽張縣奪濟汶入海尋自開封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河又經蒙城至懷遠縣入淮陳留縣屬河南開封府亳州蒙城縣懷遠縣俱屬鳳陽府而開封城遂在河北久之始復故道而武涉南去大河五十里西南與滎陽縣接境汜水自北來至縣南入于大河汜水入河之處舊名汜黃口今曰南賈口宋熙寧十年河溢懷州黃汜口即其地也

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河之北岸爲獲嘉縣之南境

大河在河陰縣北十五里里道記自河陰縣渡河至武涉縣五十六里縣西二十里有石門即古之滎口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引河溝灌大梁漢王橫言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

處遂大不可復補即此也後漢初河自滎陽決入汴（河陰故滎陽地）永平十三年詔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始功于此自河陰而東三十里經滎澤縣北五里滎澤地稍下古滎水所鍾也唐開成三年河決浸鄭州外城五代漢乾祐三年河決鄭州周廣順二年河復決于鄭州說者曰自滎澤縣決而南也（五代史云河決原武或曰當古滎澤）顯德初遣使修塞決河（又五代史周廣順中河決河陰）宋太平興國二年河決于滎澤熙寧十年河復決滎澤元延祐十年河決滎澤之塔海莊東堤（塔海莊在縣東南七里）久之始塞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既而自孫家渡決而南（孫家渡在縣東南五十里）河南徙久之始塞宏治五年河大決于封邱撫臣徐恪請開孫家渡從之既而復塞（河渠考先是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昂于滎澤縣楊橋開支渠引中牟尉氏決河使入正統時南決舊道也至是河流橫潰張秋決口塞而復決恪上言決河湍悍之勢未可遽回今自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若疏之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又黃陵岡有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下家道口今梁靖以北淤塞將平計功力之施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也時多從其策）而衛輝府之獲嘉縣南去大河六十里與滎澤河陰接壤宋太平興國三年河決懷州之獲嘉益隄防之處矣又東經原武縣北陽武縣南

大河在原武縣北二十里五代周廣順中河決原武尋遣使修塞又顯德六年鄭州奏河決原武宋元豐元年河復決於此五年又決下流納梁山濼（梁山濼在山東壽張縣宋志河決原武溢入利津河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濼利津等河皆在陽武以東）明洪武十四年河決原武及祥符中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在縣北二十里）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

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正陽鎮在壽州西六十里）全入于淮而河之故道淤塞疏久之乃復舊宏治三年河復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邱金龍口（亦作荆隆口）漫祥符及長垣（北直長垣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入宿州詒白昂修塞之（河渠考昂為戶部侍郎奉命治河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下達于淮濟宿州古卞河達泗州又潛雎河自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至宿遷縣入漕河上築長隄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沂沂入睢睢入泗泗入淮淮達海水患少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壯至興濟繫小河十二道引水入清河及古黃河入海河口各作石壩以時啟閉昂意益欲于東北分其流于南東疏其淤也未幾河復決徙昂所規畫一時皆廢吳橋興濟今北直屬縣而陽武南距大河十餘里舊時大河經城北與衛輝府之新鄉汲縣接境自決塞不時河遂徙而南周廣順二年河決陽武尋修塞之（時又決常樂驛或曰驛在陽武西）宋乾德三年河決陽武開寶五年復決陽武金大定十年河決陽武之白溝（白溝在縣東南三里）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決口地名光禄村）灌封邱而東元至元二十五年河決陽武諸處河決泰定三年河決陽武漂居民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塞治明洪武一十五年河決陽武天啟元年河決陽武縣脾沙堌（在縣東南二十里）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自河出陽武之南而新鄉汲縣胙城之境皆去河漸遠禹迹之益不可問也

自陽武之決塞始也

大河舊道在陽武縣北又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胙城縣北河之北岸為新鄉縣及汲縣之境

此大河舊道也舊志云河在陽武縣北二十三里河之北岸為新鄉縣境縣南去大河三十里明昌中河決陽武入封邱于是河益東南下（金史貞祐四年延州刺史温撒

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堤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河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也皆有古堤補其罅漏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杜倾復之圖議者以河流東南已久決之非計遂寢清河謂水口柳口即今古直河也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元史云河決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蓋是時河猶出陽武新鄉間也由陽武而東二十里逕延津城北十七里延津古酸棗也漢文帝後元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五代周廣順二年河決酸棗顯德初遣使修塞明成化一十四年河溢延津折而東北經汲縣東南十七里又北逕胙城縣北一里里道記延津縣東北至縣城四十五里宋熙寧四年河溢衛州王供埽舊志云在州東二十里十年復溢王供埽及汲縣上下埽金大定一年河決衛州及延津縣瀰漫至歸德府二十六年河決衛州堤壞其城泛濫及于大名先是胙城隸開封府泰和八年以限大河改屬衛州貞祐三年徙州治于宜封新城以胙城為倚郭胙城為河北縣自金始也

又東北經濬縣之南滑縣之北

大河舊在濬縣城南一里河之南岸即滑縣界里道記滑縣西北至濬縣四十里濬縣南至胙城縣五十里大河經其間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自昔津濟之要今變為平陸矣漢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顏氏曰在今滑州界唐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十二里鄭滑帥薛平魏博帥田宏正共發卒鑿黎陽山東復入故瀆故瀆在黎陽西南時河流南徙薛平請于田宏正共發卒鑿古河十四里逕黎陽山東會于故瀆自是滑無水患開成三年河決浸滑州外城乾寧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

而東爲害滋甚石晉天福五年滑州河決九年滑州河決侵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大發數道丁夫塞之五代漢乾祐元年河決滑州靈河諸處（靈河廢縣在今滑縣東南六十里五代史廣順中河決靈河魚池六明鎮諸處蓋皆在今滑縣境內）命王浚修塞之三年義成帥白重贊奏塞決河宋乾德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大堤太平興國三年河又決滑州之靈河八年大河決滑州之韓村（在州東北）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九年河復決滑州之房利（亦在州東北）既而巡河官梁睿言滑州土脈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于迎陽場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河以防暴漲從之既而渠成又命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鉄狗廟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迎陽在州東北大河北岸）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今濬縣）合御河壞州城田廬（州城即濬州城）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

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此清水謂泗水也）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詔發丁夫塞治四年河復決于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于澶州矣（元符三年河復決于蘇村在濬縣東北然其為害甚鮮重和初詔于滑州濬州界為牟堤廣植林木以護堤岸以壯地勢）河自大伾以上猶禹貢時大河經流也（大伾山在濬縣東二里）漢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此即司馬遷河渠書所稱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釐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之說也其後王橫亦言禹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宋垔垂祖其說欲引河自大伾而北載

之高地其後孫民先亦主是說元豐中陳祐甫亦請修復禹故道夫滑州河患莫甚于宋之天禧以前於此時引河去北未為不可其後河亦益徙而北出于信都勃海間故道庶幾可復矣乃謀國者方且人持一說非迂踈拂逆之計則因循苟且之見而已矣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又曰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為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已利於是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寔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又東北經開州南長垣縣及東明縣之北

大河舊在開州城南漢之濮陽宋之澶州皆其地也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既而決瓠子（在今州西南二十五里）東南注鉅野（鉅野澤見山東鉅野縣）通于淮泗（此為黃河入淮之始）

邱氏以宋熙寧十年為黃河入淮之始誤也

復壞元封二年自臨決河塞之作瓠子之歌是也

五代周廣順三年澶州河溢宋乾德三年河決澶州東滙于鄆濮壞民田舍

州開寶四年河復決濮陽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淳

五年河復決濮陽命頴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淳

化四年河復決澶州陷壯城壞廬舍七千餘區景

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州東自是遂為故道所謂橫隴河也四年又壞

澶州五八埽在州西南大中祥符七年河決澶州大吳埽

在州東天聖六年又決州之王楚埽在州西南景祐元年復決

于橫隴埽慶歷八年又決州之商胡埽在州東北三十里自是遂為故

道所謂商胡河也宋志商胡決河自魏北至恩冀乾寧入海為北流其二股河白魏思東至德滄入海為東流嘉祐元年河

復決于六塔河六塔河在州東北十七里自商胡東南通橫隴河之渠也先自皇祐二年河決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盛議者請于澶州開六塔河以披其勢于是遣使相度詰銅城鎮海口以約古道高下之勢歐陽修以塞商胡開橫隴四大河于

故道計一千餘里役鉅費煩速宜停罷李仲昌等固謂開六塔河使歸橫隴時橫隴淤已二十年商胡復決數歲矣賈昌朝等又多移決河于京東故道歐陽修曰六塔止是別河其害必甚故道不可復不待智者而知也至是遂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夕遂決河北被患者數千里銅城鎮在濱州海口

熙寧四年河溢澶州之曹村在州西南十年大決于曹村澶淵壯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梁山濼見前張澤濼或曰即今山東汶上縣之南旺湖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南清河今泗水也北清河大清河也灌鄆縣四十五濮濟鄆徐更甚元豐元年決口塞

改曹邱埽曰靈平築堤斷河流復歸北三年澶州

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復決孫村等埽俱在州東四年小吳

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五年河溢內

黃決大吳埽以紓靈平水患放之使北也蓋自河入御河

之後而宋澶州之患稍緩至金大定以後河益徙

而南澶州之流遂絕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

陽武衝入故道直至州治南又東抵濮州壞張秋
隄入海後復塞治蓋亦瓠子靈平之舊迹皆不可復
識矣

開州之東北爲清豐縣之西內黃縣之東

大河舊道在內黃縣東南及清豐縣西南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經繁陽故城東陰安故城西是也戚城在開州繁陽在內黃陰安在清豐縣漢時河皆經此元光三年河徙從頓邱東南流頓邱今清豐縣境是也後決塞不時故道廢宋時澶州之頓邱太平興國二年河復決于頓邱河決澶州之頓邱太平興國二年河復決于頓邱元祐八年河溢內黃埽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灌邢洺諸州而東道之流遂絕

又東北經南樂縣及大名縣元城縣之東

水經注大河故瀆經昌樂故城東即南樂也宋時大河亦逕此嘉祐五年韓贄請分浚二股五股諸河于縣境以殺下流恩冀之患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治熙寧初河自恩冀北注議者請開二股河漸閉北流三年張鞏等奏大河東徙北流淺小請閉北流從之未幾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北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詔遣官相度六年王安石奏自大名之東南開修直河狹大河還二股故道於是河勢增漲十年河遂大決于澶州此即宋人回河之誤也而大名元城縣亦皆大河所經也唐開元十四年魏州河溢宋嘉祐七年河決大名第五埽元豐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隄冀洛北京皆被其害八年河決大名之小張口宋時以大名爲北京隄防障遏無歲不講也

又東經館陶縣西又北經臨清州及高唐州之境又北經清河縣南

大河故道自元城冠縣間入館陶界冠縣館陶俱山東屬縣漢溝洫志自塞宣房即瓠子河在開州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屯氏河在館陶縣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廢靈縣靈鳴犢口今在北直清河縣成帝建始二年河復決于館陶所決之河亦名屯氏別河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又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漢所稱魏郡大約主館陶以北言之漢書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災故遂不隄塞水經注大河故瀆經甘陵故城南甘陵亦在清河縣又東北經靈縣故城南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又東經鄃縣故城南今廢靈縣在博平縣境似不在甘陵東北也河瀆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又東逕鄃縣故城東鄃縣今高唐州夏津縣也漢志云鄃居河北即此此即漢時河所出之道宋皇祐二年河決館陶縣之郭固在縣東北四年塞之即宋史所稱郭固塞而河勢猶盛議者請開瀆州六塔河熙寧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永濟廢縣在今臨清州西仁宗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縣以下屬恩州亦在清河縣永濟渠而名也清陽廢縣亦在清河縣年河溢于夏津而清河即宋之恩州也熙寧元年河溢恩州烏欄堤在州東是年又決巢州棗彊埽北注瀛州既又溢瀛州樂壽埽元祐四年又溢巢州南宮等五埽時都水監言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葢皆自恩州決而北也政和二年河決巢州棗彊埽都水孟揆言棗彊東堤決溢其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不

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接御河歸納黃河今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宣和三年河決恩州清河埽益自內黃決後河出清河之北至此下流漸壅故上流復決河又從瀛莫而西南矣

又東經德州西又東北經景州及滄州之境入于海

德州漢平原郡界也河之故道本在平原以北漢以前大縣從魏郡清河信都勃海界入海皆與平原接境不徑至平原也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入平原千乘濟南界中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復堤塞之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濫兗豫明帝使王景治之絕水立門河汴分流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復潰漏之患然則河經平原以南自漢建始中始而永平以後嘗爲河之經流矣後漢以及南北朝時大河決塞史多失于記注水經注大河故瀆逕平原故城西又北逕修縣故城東修縣在今壯直景州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東光今壯直屬縣而合于漳水此亦約言西漢時大河所經之處也元時河仍自千乘入海不至東光合漳也宋自熙寧以後主回河之說滄景常多水患元豐四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既而河流益壯大抵合御河西山諸水自深州武强瀛州樂壽埽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而入于海開州之東爲觀城縣及朝城縣南河之南岸濮州之壯

水經注大河逕衛國縣南衛國縣即今觀城縣鄄城舊縣北鄄城縣濮州治也疑東漢以後大河故道即出於此五代晉開運三年河決澶州臨黃漢天福十二年河決觀城界楚里村堤在縣西南東北經臨黃廢縣今在觀城縣宋開寶五年河決濮陽濮陽即今濮州明道二年移朝城縣于社婆村移而北也避河患也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曹濮宏治三年河復決原武衝曹濮濮州益舊道所經常爲東下之衝矣

又東經范縣北莘縣及聊城縣之南

大河故道在范縣之北倉亭津在今縣東北舊經云自范縣渡河而北六十里即莘縣是也而聊城故博州治今東昌府治焉開元十年博州河決五代晉天福四年河決博州即此也

又東經東阿縣北博平縣及茌平縣南

東阿自昔大河之衝也南濕則涂東平東溢則浸濟南五代梁末唐遣李嗣源取鄆州守楊劉今在東阿縣梁人攻楊劉決河以限晉兵決口益大連年爲曹濮患同光二年命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晉天福二年河決鄆州自東阿決而南開運三年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自東阿次而西北也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遏塞之宋乾德二年河決鄆州之竹村在州西北三年鄆州河決太平興國七年河漲凌鄆州城將陷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在州西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明道二年廢鄆州土橋渡以避水渡在州東是時河流漲入小清河濟南淄川皆被其患後河勢益趨而北鄆州之患始少此五代及宋鄆州水患也而

博平茌平爲大河東出之道矣
又東經長清縣北禹城縣南
長清以西古大河所經也碣磍津在禹南北朝時
大河皆經此矣大抵東阿以東徃徃挾濟而流又
東北以達于海也
又東經歷城縣北臨邑縣南
臨邑東有四瀆津大河故道所經唐五行志永徽
六年齊州河溢即此地也
又東北經商河縣北武定州南
此昔時大河所經也唐長壽二年河溢棣州又開
元十年棣州河決太和二年河決壞棣州城宋祥
符四年河決棣州聶家口（在今武定州西南二十里舊州之西南）五年又決
于州東南李氏灣六年徙州治而北以避河患自
是澶滑之間大河屢溢而棣州之流漸絕矣
又東經濱州境合清河以入海
水經注河水東逕濕沃津（今蒲臺縣）又東經千乘城北又
東過利城北（利城今博興縣譌為黎城）又東北濟水從西來注之又
東北入于海夫水流變遷其詳不可得而知今大
清河自蒲臺利津縣東北入海惟小清河則經青
州府博興樂安縣境而後入于海或謂宋初大河
東行大抵從濱州境合于大清河或謂大清河即
東漢以來大河經流之處（水經注有南北二濟無大小清河之名其所言北濟者大槩與小清河相參錯或大清河即大河故濟河遷而濟水注其中與夫）自東漢至隋唐水之侵齧漲
溢豈能盡免而由平原千乘間以入海則未經變
異也然則治河如王景其成法詎不足遵與自梁
晉夾河之戰苟且目前橫挑大壩（梁段凝決河引水以限晉兵謂之護駕水此五

代以後潰決之患所由致也 延及宋季橫決無已金元河患皆與國家紀載又往往參差同異茲畧舉往迹爲之差次古今之變覽者亦可知其梗槩矣

右古大河終

大河今自陽武縣南又東逕開封府城北封邱縣南大河今在開封府城北十里宋元符三年河決開封之蘇村舊志云府西三十餘里有蘇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祥符等郡縣十五處皇慶三年河決開封陳留等縣延祐七年河決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諸處泰定二年河溢汴梁三年復壞汴梁樂利隄發民夫築塞明洪武七年河決開封隄十六年又決開封東隄自陳橋至陳留陳橋在府東北一十里二十年河復決開封城三十年河溢開封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尋自滎澤縣家渡決而東南開封遂在河北景泰中始復河渠考國初開封城北去大河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而東經城北五里至此遂出府南築塞以後大河經城北不過十數里天順五年河溢決開封府北門宏治三年河決開封南入淮成化十四年河決開封府西杏祀營在府西二十里神宗十七年河決府西北劉獸醫等隄十餘處劉獸醫隄在府西三十五里四十四年河決開封陶家店張灣陶家店在府西北二十里張家灣在府西北十五里由護城隄下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湯河是冬決口淤河復舊道崇禎十五年賊決開封西北朱家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城陷大河自陳潁諸州漫入淮泗蓋大河出陽武之南開封城外皆爲漫湮沮洳之場矣而河北之封邱縣南去大河五十一里舊時大河在縣西北四十餘里金明昌五年河決陽

武灌封邱而東此封邱陽武在河北之始也元至
大二年河決封邱順帝至元初河復決于封邱宏
治一年河決原武其支流決封邱荆隆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
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五年河復決于荆隆口濱
儀封之黄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尋命劉大夏
治之志云縣東南有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與祥符縣接界東連馬家
口西抵荆隆口爲大河衝要神宗十五年河復決
于荆隆口長垣東明幾于陷溺堤防圮焉自陽
武而入封邱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
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
以入海者道爲經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
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濶而歸流宜深
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渾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
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雖然大
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
東兩者不並立矣
又東經陳留縣及蘭陽縣之北河之北岸爲長垣縣
之境
大河在陳留縣北三十里河防考大河北岸有陳留寨銅瓦廂爲黄河衝激之處屬陳留界內又
東三十五里至蘭陽縣縣北去大河十五里大河舊在縣北三十餘里志云大河經陳留蘭陽而東水流溢溢衝激曹
鄆嘉靖七年于縣北開趙皮寨白河一帶以分殺
水勢十三年河決趙皮寨口南入淮既而河流遷
徙趙皮寨口復塞十九年兵部侍郎王以旂于縣
東開李景高支河在縣東北十里引河由蕭縣出徐州小浮
橋凡六百餘里以濟二洪之涸時河決雖州而南也未幾復淤

神宗十七年河決李景高口入睢陳故道（決河故道也）尋塞之而長垣縣南數里有河隄舊爲大河所經（即宏治中劉大夏所築大行隄也河防考長垣縣南隄長九十七里而與封邱縣新豐村接界隄外有淘北河相傳即黃河故道）今縣大河六十里而遥矣

又東經儀封縣北河之北岸爲東明縣界

大河今在儀封縣北二十里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河屢決汴梁路河出蘭陽儀封之南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儀封西南至杞縣九十五里蒲口在杞縣東北）二年蒲口復決漂溺歸德屬縣田廬三年復決蒲口歸德郡縣皆雍水災明洪武十六年河決開封東隄尋決杞縣入于巴河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分流泛濫于儀封考城歸德趨宿州五年河決封邱荆隆口潰儀封黃陵岡（在縣東十里）衝張秋而河北之東明西接長垣東南舊有長堤爲河流所逕今河益引而東南東明去河遠矣

又東南逕睢州及考城縣之北又東南逕歸德府北河之北岸爲曹縣界

大河南至睢州七十里明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在州北六十餘里其旁火處曰孫繼口）由渦河逕亳州入淮徐州呂梁百步二洪皆涸尋修塞之又逕考城縣南去縣三里縣境右爲河流之衝也（河防考大河北岸有芝麻庄陳隆口爲縣境隄防要地）又東南逕歸德府北至順以後河漸決而北歸德德去河遠患頗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衝決河南郡縣歸德始被其患大德二年河決蒲口三年復決蒲口侵歸德郡縣至大二年河決歸德是時河南徙歸德常在河北

仍在河南明洪武二十三年河決歸德命修塞之自正統以後河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正德以後則仍在河南其新集口及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新集口在府北二十里稍東即丁家道口）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是一變四十四年河淤益甚而運河大受其病未幾河復決新集塞龐家屯（在府東北）東出飛雲橋神宗二十九年河決蒙城集東南蕭家口（蒙城集在府東北三十里以故蒙城而名）河復南徙而曹縣在歸德府西北百里南至大河五十餘里縣爲河流南下之衝一有潰決縣輒當其患金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在縣西）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今曹縣故曹州也單縣故單州也自宋時大河北決以後尋復徙而南金史所載河患始見于此）二十九年河復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元至順元年河決曹州北魏家道口至正四年河北決白茅堤（在曹縣西）北七十餘里與東明縣接界即曹州）九年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乃命賈魯治之疏塞並舉河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于海二十六年河復自州境北徙東明曹濮下迄濟寧民皆被害明洪武元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在縣西）犇流曹單二縣境正德四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東達王子河（故河在單縣東接豐縣境）抵豐沛舟楫通行遂爲大河七年始塞之（河臣劉愷築大堤自縣西北魏家灣東至雙堌集凡八十里趙璜繼其職復增築三十里曹單始平）年河復決曹縣嘉靖七年河復決曹縣楊家口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魚臺之谷亭三十七年河復自曹縣境東北出衝單縣之東南蓋歸德府北之新集淤而河流四溢也自嘉靖以前曹縣河患稱爲首衝幾與宋之澶鄆同一轍矣　曹縣河患論

者謂始于金之大定中非也後漢永平中詔書稱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墳然則曹州于漢世已曾爲汨洳之塲矣大約濬滑澶濮曹單數州縣閒大河東出實爲要脅之地疏濬無方病必先見自古及今其得免于墊溺者幾希矣

又東爲虞城縣及夏邑縣之北河之北岸爲單縣之境

大河在虞城縣北三十里又東逕夏邑縣北二十二里嘉靖十三年河自蘭陽趙皮寨南決入淮運河淤二洪涸繼而自夏邑縣太邱白村等集（太邱集在縣東北三十里接永城縣界又西即回村集）衝激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南出徐州小浮橋濟二洪之涸運道得以不阻趙皮寨尋塞而單縣南去大河二十餘里去夏邑縣八十餘里亦河流之衝也嘉靖六年河決單縣衝入沛縣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村（在縣東南）決魚臺塌場口衝谷亭（決而東北也塌場口在魚臺縣南四十里）神宗二十一年河決單縣西南黃堌口（近虞城縣界）一出徐州小浮橋一出舊河達鎮口閘（舊河沛縣南舊運河也鎮口閘在徐州之茶城）二十五年河復大決于黃堌口二十九年河決單縣之蒙墻寺三十年河復決單縣之蘇庄（在縣東南）沖魚臺豐沛明年復決蘇庄衝入沛縣太行堤（在縣西北）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于是泇河之議起蓋河患之劇曹單其最矣

又東爲碭山縣之北又東流經豐縣之南

大河在碭山縣北二十里爲豐沛上游（縣西北有堅城集爲單縣接境之處舊築斜壩于其東以防塹溢又西劉霄等口亦爲河流衝要）志云大河舊經縣南三十里嘉靖三十八年河流北徙始出縣北又東經豐

縣南二十里又東入蕭縣界

又東逕沛縣之南蕭縣沛去河遠雖有衝決之虞而大河在沛縣南五十餘里此隆萬間河流也初大河自豐碭間經蕭縣之北

非經流之所也正德四年河決曹縣直達豐沛既又決城南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二年河決沛縣六年河自曹單境衝縣東北雞鳴臺七年河決而南縣北廟道口在縣西北三十里淤三十餘里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縣之谷亭舟行閘面九年沛縣北境之水決魚臺塌場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十三年廟道口復淤三十七年歸德新集口淤大河散溢支流衝入飛雲橋四十四年大河淤塞自蕭縣趙家圈泛濫而北至曹縣南崇林集復分二股南

胶逕沛縣戚山在縣西南十里至徐北胶逕豐縣華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由山東其村集楊家集亦在縣西南入秦溝在徐州東北三十里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大溜溝在徐州北五十里亦曰南溜溝小溜溝在州北六十里亦曰北溜溝溢入運河至徐其北胶又自華山而東北分爲一大胶出飛雲橋散爲十二胶縱橫以入漕河至湖陵城口在沛縣北五十里又逾河漫入昭陽湖從沙河灌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明年河復決沛縣南二三等鋪衝入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陂是時河至朱衡潘季馴方政濬新河既而縣東馬家橋堤成馬家橋在沛縣東南四十里障水南趨橫流復定而蕭縣在大河南五十里亦隆萬間河流也舊時大河自縣西六十里之趙家圈經巢門集在今縣北西十三里出徐州之小浮橋皆安流無恙嘉靖三十七年大河北徙其後東

西靡定一變爲溜溝再變爲濁河濁河在徐州西北二十餘里又變爲泰溝嘉靖末大抵自縣西北崔家口右城集鴈門集北陳溝梁樓溝胡澱溝東下小浮橋逕行陸地水深或僅一二尺比之故道高三尺有餘停阻泛濫蕭縣境内一望瀰漫城内城外皆爲澤國隆慶四年決溢崔家口五年河臣潘季馴上言大河原自新集口經虞城夏邑之北碭山之南至蕭縣與門出小浮橋其後河流遷徙行水之處俱係民間住址陸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槽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尺且大勢盡趨濁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之一二決裂之患正恐不免日者臣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至新集口則見黄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鄉老言去此十二三里

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俱係漫沙見水即可衝刷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汎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皆得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濼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茶城永無淤塞五利也報可既而季馴以言去遂中止神宗五年河衝蕭縣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

言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秦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輿浚未浚今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宜仍舊開濬從之三十四年河工成自碭山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自是蕭縣去大河十五里而近而沛縣去河益遠

又東經徐州之北又東南經靈壁縣之北

大河在徐州城東北今為漕黃交會之衝咽喉重地也嘉靖八年河決州北大溜溝三十二年河決州東南之房村（在州東南五十里）旋塞之四十四年河由秦溝衝茶城運道大阻神宗元年河決房村三十三年河決州北境之蘇家左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于是呂梁河澁明年復故三十九年河決狼矢溝（在州東二十里）塞之明年又決三山（在州東南一十里）灌睢寧諸處出白洋小河復合正河尋塞之四十四年復決狼矢溝由蛤蟆（蛤蟆湖蟆湖與周湖柳湖俱在邳州西北）周柳等湖入泇河出直口（直口河口也）復與黃會既而復故天啟三年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尋塞之四年黃水大漲灌州城乃遷州治于雲龍山而靈壁縣亦大河所經也（大河在縣東北五十餘里）隆慶四年河決縣西北之雙溝神宗十七年河又決雙溝單家口四十二年河決靈壁縣之陳鋪決口旋淤河流復故天啟元年河決雙溝黃鋪水由永姬湖（在睢寧縣境）出白小河口仍

與黃會白洋河在宿遷縣故道湮涸復築塞之

又東南經睢寧縣西北五十里隆慶四年河決睢寧大河在睢寧縣北境之要口築塞之而邳州尤大之曲頭集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新安集一帶皆縣北境之要口

河之襟要也大河在州城南二里城北有沂河從山東沂州界南流逕城下分東西流南入大河又州西北有沁河亦自山東嶧縣界流入境會沂水入于河隆慶六年邳州河決神宗二年河決邳州三年邳州河溢是時河決崔鎮逆灌邳徐既而潘季馴塞之河復舊道十七年季馴于河南岸睢寧界上築洋山至土山橫堤以防橫溢河安流三十二年沁河成而黃運分為兩途矣

又東逕宿遷縣南又東逕桃源縣北

大河在宿遷縣南十里東流為小河口睢水入大河之道也又東逕桃源縣城北西北四十里曰崔鎮口隆慶五年河決運河淺阻神宗六年河臣潘季馴始修塞之神宗二十六年于縣境開新河分導黃河入海既而復塞

又東南經清河縣南而淮河來合焉

大河在清河縣治南一里淮水自西南來合焉縣當淮黃交會之衝形勢特重志云黃河經流即泗水舊道也泗水亦名南清河縣因以名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逕縣治東北入淮俗譌為老黃河今湮其小清河在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

又東逕淮安府城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入于海

河淮合流經淮安府城北五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經理漕渠于北河南岸淮人謂黃河為北河淮河為南河亦曰外河而漕河為裏

河築堤四十餘里隆慶三年河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新二壩（二壩在府城西北三十里清江浦隄之東）出海平地水深尺餘四年淮決高堰河決崔鎮（在桃源縣）橫流四溢連年不治神宗六年河臣潘季馴培高堰以障淮水之東塞崔鎮以防大河之北而黃淮復合是時亦增築清江浦新城及鉢池山柳浦灣迤東堤岸稱爲完固十四年河決范家口（在府城東北）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即清江浦口舊壩也）淤福興等閘尋塞治之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寶諸處皆患水災按臣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渡入海治淮在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河臣楊一魁亦議先分黃次導淮分黃則開黃家嘴新河分洩黃水導淮則闢清

河積沙數十里又于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分入江海水患稍息天啟元年河決王公堤（堤在清江浦北岸逼隣大河志云自淮安西門外抵清江浦約三十里內外二河僅隔一堤相距不過尋丈王公堤勢最危急工潰南徙衝刷日甚捲埽堤蟨不可不容也河渠攷天啟元年淮安搖雨連旬黃淮暴漲水灌淮安城小民蟻城而居郡守宋統殷等力塞王公堤患始殺焉）二年復決磨盤庄（在城西二十餘里）盜淮郡爲漕淮黃綰轂之口也而安東城在黃淮北岸海口漸近上流無壅水自衝趨以赴海矣

右今大河

〔地志〕大河之流自漢至今流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上則禹跡宛然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由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漕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衝漕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

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
由澶鄆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巢道滄瀛以入海
或歷濮范趨博濟由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
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
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
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縱橫糜爛之
區矣又自古大河深通獨為一瀆今九河故道既
湮滅難知即歷代經流亦填淤莫據大抵決而北
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陵淮泗昔
人謂河不兩行余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
胡氏渭曰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
于淮其勢甚易邱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
淮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
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
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鄆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
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

蕙田案此言淮河合瀆之始

又曰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
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
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
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
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宏治中兩決金龍口直
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

是永絶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爲務堰者高家堰家作加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潘氏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潘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地志自古及今治河之說亦紛如矣然終未有奇策秘計也其稍異者亦曰移河而北載之高地耳夫宋人回河而東爲千古之誚今遽欲回河而北不復蹈前轍乎或曰別穿漕渠無藉于河河必無如我何夫漕渠縱無藉于河河可任其橫決乎淮濟諸州之民何罪而盡委之谿壑乎且自禹貢以至于今大河常爲轉輸之道置河而言漕不猶因咽而廢食乎或曰棄地以畀河使遂其游蕩夫九州之內莫大於海乃舍其歸宿之地而于都邑閭井間別求一貯水之壑此更不通之論也然則治河者將如何曰人事修舉而已矣所謂人事者疏也濬也隄也塞也無不可用

也上流利用疏暴漲利用疏漢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僅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利也可禁民勿復引河此即後人河不兩行之左証也賈讓以多開水門爲中策而説者非之似矣然今榆林寧夏以西皆引河灌溉有沃饒之利誠上流多爲支分稍殺其悍激之勢未必非利也至漫溢四出之日潴塞之功茫然莫措于是多爲支派平其泛濫而後隨宜致功軌之于正疏可偏廢乎歸流宜用濬農隙水涸時宜用濬河出險就平中土夷曠孟諸而東魯無崇山巨陵爲之防重陂大澤爲之節惟特河身深濶庶幾順流無阻安可不察其堙障急爲蕩滌又壯方土阜水流迅直霜降水涸往往魯不容舫及伏秋溳潦百川灌輸湏

洞之勢一瀉千里使不于淺涸無事時預爲經理使深廣如一忽然犇潰而後圖之其有濟乎河流散漫宜用堤地勢卑薄宜用堤益河流易遷任其浸溳無以約之則變且不測隄以束之使順隄直趨無從旁溢所謂因其勢而爲之防非逆其流而爲之障也若其沙土疏薄形勢卑窪則必當規其遠近隨其夷險多方以制其侵嚙禦其犇衝若以勞費爲虞是厝火于積薪之下也故道當因則新口宜塞正流欲利則旁支宜塞歐陽子謂故道不可復亦謂故道之湮滅難返者耳若源流未改而忽以一時之衝溢遂棄舊道于不問將隨其決裂何所抵止又水之橫潰多在上流惟下流淤然後上流潰亦必上流緩然後下流淤（此上流謂近海口之上流近海之處正當厚其力而迸其勢不當多

為之途以弱其力也（如草灣河新黃河之類非治河勝策也）所謂塞亦可用者非乎要以與時變通因端順應本之以已饑已溺之心揆之于行所無事之智河未必終于不可治也夫

蕙田案以上兩條論治河之要

胡氏渭曰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搖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為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

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
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
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里勞費不
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
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
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

蕙田案此言河不可使北

又案爲淮揚籌水患者皆言挽河北行使淮
自淮而河則無潰決之患不已則河之善決
金河未嘗與淮合而河患不已則河之善決
豈待與淮合而後其勢始暴哉今竟移河北
去淮離河則淮害息而河之爲害於他處必
有如前代者其費水衡之錢貽赤子之患如

故耳況今日之河必不可遷之使北者以其
爲運道所關也國家數百萬漕糧豈可一誤
倘引河入海必穿運河而東河一入運則運
道必廢其利害有什百于河決者豈可輕議
況河之故道自禹至金其跡有五將盡舍不
用而別開一道耶抑即就此五道之中擇而
復之耶復禹時故道則必開武陟原武獲嘉
陽武新鄉之地使成河而後引河入衛（衛河即清水禹時清但入河在今日則必由衛河以達漳河矣）由衛入漳東由天津入海矣
復周時故道則自衛輝以東必更開濬滑開
州之地使成河鑿宋商胡故道過大名入衛
河以北矣復漢時故道則自開州以東必更
開清豐觀城范縣東阿平原德州之地使成

河引河至蒲臺利津以入海矣宋與周二路相去不遠故不另出
復金時北流故道則必開新鄉胙城長垣曹
鄆壽張之地使成河引河至東平入大清河
以入海矣掘地則數千百里歷州郡以數十
計無論人力必不能勝即使能勝能保河之
必如人意驅之即行行之無變乎即衛河漳
河大清河皆今日之巨川也問其身之寬深
隄岸之堅固能容全河之水而不虞其汜濫
乎此大禹值此亦不敢豁然爲之而略無所
顧慮也禹之治河也自積石龍門以至洚水
大陸必當時河形本屬如是禹特因而疏浚
利導之必非河欲東而挽之使西河既南而
遏之使北也河之南徙已非一日又安能另

尋一路使之安流順軌而北去哉

右禹貢隨山濬川

淮陰吳玉墀校字